紅樓復夢/05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五十一回　雲巢庵寶釵題畫　金山寺珍珠投江

下一回▶

話說王夫人們祭奠完畢，正在吩咐焚化紙錢，不提防黛玉的墳後跳過一人，叫道：「太太們怎麼來到這裡？」王夫人同著奶奶、姑娘都嚇了一跳，回頭細看，原來是櫳翠庵妙玉的徒弟月上。王夫人忙問道：「你怎麼在這裡？」月上道：「自從老太太出殯那一天，師父被強盜劫去，我幾番要來見太太，總被那包勇阻住不叫進來。後來庵中無主，師弟兄們紛紛各散，我也不及拜辭太太、奶奶、姑娘，就同著伴兒回到蘇州，在本庵裡耽擱了兩年。這雲巢庵有我師伯在此住持，因為老病無人照應，故此要我來。不到半年師伯去世，我只得收了兩個徒弟，做了雲巢庵的住持。剛才庵裡的老道看見幾十乘轎子，他打聽抬轎的，知道是太太們在這裡給林姑娘上墳。我聽見這個信兒，趕著個走近道兒抄在林姑娘的墳後，過來見見太太。就請太太們到我庵裡去坐坐，錯過今日，又不知幾時見面。」王夫人聽他說完，不勝感歎，問道：「雲巢庵離這裡有多少遠近？」月上道：「離此間不到半里來路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也罷，到你庵裡去逛逛，我還有話同你商量。」

月上道：「太太越發精神了，大奶奶還是照常的樣范兒，倒是寶二奶奶同襲姑娘、平姑娘都胖了些，巧姑娘長的更俊。

這兩位姑娘不知是誰，沒有見過。一位很面熟，這一位有些像我師父。環三爺同蘭大爺也換了個模樣兒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月師兄，你說的是些古詞，同咱們現在這幾個人

都是兩世的了。

你今日遇著咱們，真是不知秦漢，無論魏晉，我同你此刻不知誰是武陵漁人。」珍珠們忍不住的好笑，說道：「寶姐姐越發鬧的酸不嗤兒的，你只顧說話，叫太太站在這裡等著。」寶釵道：「不錯，請太太坐一坐，要去那裡再去。」王夫人領著奶奶們，就在林姑老爺的大墳旁邊條凳上坐下。

周瑞們抬過桌子，端上好茶，擺了點心，葷素皆備。王夫人讓月上坐下，寶釵道：「讓我先同月師兄將秦漢以來故事大概說說，使他亦有滄桑之感。」平兒笑道：「罷呀，老祖宗，你別怄死我了！」王夫人們只是好笑。

寶釵笑著用手指平兒，對月上道：「這位是璉二奶奶，巧姑娘的令堂，不是當日的平姑娘；這位是太太的女兒珍珠四姑娘，也非當日大觀園的襲人姑娘；這位是太太的小女兒友梅六姑娘；這是我的妹子薛姑娘，原是你的貴同事，饅頭庵當年的智能師父，如今不是五台山的和尚，入了我們的胭粉教，做了薛二姑娘。只有太太同咱們這五六人還黏著點子古氣，所以你剛才說起古話，我尚能為你言之。」王夫人不禁吃吃大笑，說道：「寶丫頭的這幾句說話，又勝過一篇《桃花源記》。」月上笑道：「我說薛姑娘怎麼這樣面熟，誰知是咱們改了教的舊朋友呢！我剛才不知，請璉二奶奶同四姑娘都要恕我。」寶月、珍珠道：「咱們是當年的好友，誰知今日相逢又是一番境遇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讓月上吃點東西，咱們到他庵裡去坐坐，慢慢再說，曬在這裡也不是個事。」奶奶、爺們隨便吃了點心，又換上新茶。王夫人吩咐將點心撤去，分給眾人。周瑞上來回道：「給太太備下酒飯在平山堂伺候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咱們要到雲巢庵去，還有會耽擱，你將酒飯送到庵裡去罷，再添點子素菜。底下人的飯，不拘他們愛在那兒吃就在那兒吃，不用等著。」周瑞答應，出去料理。月上道：「我先回去等著迎接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很好。你先去，咱們就來。」月上答應，仍向林姑娘墳後走了過去。

太太們等著眾人吃完點心，又命賈環、友梅、蘭哥兒、巧姑娘向兩處墳邊再拜一回。焚紙、奠酒已畢，吩咐伺候。家人們趕忙搭過幾乘大轎，丫頭、媳婦伺候上轎，各人去找各人的轎子。那些轎夫都認得雲巢庵的路徑，一順兒抬著，在那青楓黃葉之間，穿林越陌，走不過半里多路，已到雲巢庵的門口。

兩邊松柏參天，還傍著一林大竹。太太們轎子抬到山門剛才歇下，那些姑娘、嫂子們先下轎子，飛奔過來伺候。月上帶著兩個徒弟站在轎邊，扶著太太下轎。其餘丫頭、

媳婦們，各去伺候奶奶、姑娘們下轎。

王夫人領著進了山門，先在布袋羅漢面前拜了一拜。走右邊進去就是佛殿，面前十分寬敞，左右四棵古柏，石幢邊種著各色菊花，爛如碎錦；東西廊廂房、客堂，望去俱皆雅潔。太太們一路贊歎，進了大殿，看見上面懸著一塊洋漆金字大匾，寫著」青鴛白馬」四個大字。兩邊大柱上掛著金字對聯。王夫人看那左邊是：

三生如夢不須動說傷心試看纓絡珊瑚何必問奇花芳草，又看那右邊對句是：

萬法總空何處可尋恨事但聽晨鍾暮鼓作什麼殘月曉風。

王夫人看了點頭誇贊。寶釵笑道：「原來是乾爺的手筆。」王夫人看那下邊的款寫著：「翰林學士丹徒祝鳳薰沐敬書」。王夫人歎道：「古人之筆矣！」月上們在三尊大佛面前早已點上香燭。王夫人走至拜單前，拈了香，虔虔誠誠拜了四拜。

奶奶們輪著拜佛。兩個徒弟鳴鍾擊鼓，師徒三個伺候。拜完之後，就在佛殿上行禮，拜見畢，請太太們到禪房去坐。

月上領著出了大殿，走東邊繞過一帶竹籬，進了丈室門：

花木扶疏，綠苔白石，地下滿鋪鵝子，秋草離離。西邊山子上，有老梅數棵，盤屈蒼古。東有小池瘦石，倚著金粟兩棵，芬芳馥鬱。太太們來到禪房，見滿壁圖書，陳設精雅。寶釵四圍看了一遍，笑道：「真不愧為妙玉的徒弟。」王夫人歎道：「這幾樣東西都是妙玉心愛之物。」

月上趕忙讓太太們坐下，親自將幾對舊磁茶杯取出，烹上蒙山玉版，用雕漆小茶盤先送太太，挨次分遞。李宮裁端著杯子也看了一會，笑道：「不知太太可還記得用這杯子吃茶的時候？」王夫人聽說，將杯子也看了一會，說道：「這還是那年應著老太太在大觀園吃酒後，帶著劉姥姥到櫳翠庵閒逛那天，妙玉取出好些舊磁杯子，不知是他不是？」月上道：「太太真好記性，一點不錯！那天師父因劉姥姥吃了一杯，心中不樂，誰知寶二爺看出我師父的神氣，將那個杯子要去給了劉姥姥。

這句話轉眼已是多年，真令人不堪回想。到後來，只有林姑娘常同我師父往來，自

從林姑娘死後，師父就失了一知己。」用手指道：「那幅山水是師父最得意珍藏之物，上面還有林姑娘手筆。」寶釵同珍珠聽見，忙將茶杯放下，走到對過香幾前，見是一幅單條，畫的是」江村平遠圖」，筆墨精神十分活潑。看上面落著款是：二峰道人寫於長安之閒花閣。念那原題的詩句道：

輕煙漠漠柳參毛參毛，一碧波光混蔚藍。

流水桃花無恙否？十分春色似江南。

又有野雲居士題一絕句道：

青山如醉水如癡，楊柳風柔煙軟時。

試向江村詢樂事，個中只有二峰知。

珍珠念完，寶釵點頭道：「原來是袁供奉的手筆，無怪妙玉愛若珍寶。」珍珠道：「莫非人人傳說的風流袁太史嗎？」寶釵道：「非也。這是東吳名士，風雅孝廉，其筆墨另有一種清新俊逸之氣。」珍珠道：「寶玉房中掛的『關山行役圖』，款落『野雲居士』可就是題畫這人？」寶釵點頭道：「亦是風流名士。咱們看林姑娘的詩，自然別有風味。」寶釵說畢，高聲念道：

江樹江雲別一天，故園風景亦依然。

而今往事都成憶，不到平山又幾年。

寶釵念完道：「當日林姑娘題這首詩，不知又出了多少眼淚。這二十八字，令人讀之猶似瀟湘對泣，真所謂文生於情也。」

看他落的款道：

櫳翠道人以二峰先生「江村平遠圖」索予題句。讀其詩，不禁有紅蓼白雲之感，因作二十八字，以志鄉思。瀟湘子黛玉題於櫳翠文堂。

寶釵笑道：「不出我之所料，林姑娘題詩之後，一定慟哭一場。」珍珠道：「且看妙玉是怎麼題法。」念道：迷離雲樹隔江村，看不分明水一痕。

天外數聲歸去雁，板橋煙鎖月黃昏。

寶釵道：「妙公詩句清新，超群脫俗，何以這人竟遇魔劫，真欲令人掩書三歎！我對此畫圖不禁心馳神往，意欲同你各題一絕，以唁故人，不識你亦有此佳興否？」珍珠笑道：「我的詩學，你所深知；必欲助興，我也斷不敢辭。」寶釵大喜，命月上將這幅單條取下。王夫人笑道：「寶丫頭的詩興又發作了。」平兒笑道：「這叫做老太太梳油頭，又少不了他這一抿子。」月上已將單條取下，放在香幾上，屋裡去將他師父的一方老坑端硯捧了出來，命徒弟去取出銀毫古墨，滴了新汲水，細細研起墨來。王夫人見他兩個要作詩，就領著大奶奶們到月上的內房閒話。

這邊寶釵、珍珠各人執筆吟哦。不多一會，寶釵業已詩成，提筆寫在黛玉之下。寫畢，珍珠過來念道：

圖畫天然妙自知，我今相對月來時。

瀟湘何處歸雲去？千古風流一大癡。

來訪平山水亦平，江村如舊故人情。

何時得倩先生筆？添個茅庵寄此生。

珍珠道：「寶姐姐這兩首詩有無窮的感慨，若叫林姑娘同妙玉看見，不能不臨風而涕。你落款罷，我可以不用作了。」寶釵道：「那不能，我落款，你敢不寫上？」說著，提筆將款落了。自己念道：

戊寅九月，返棹金陵，過平山，展瀟湘之墓。得遇月師，相將至禪室。讀兩故人題二峰先生」江村平遠圖」，不禁人琴之想，與珍珠妹各賦短章，用以志感。寶釵氏識。

寶釵念完，笑道：「我看你寫不寫？」珍珠道：「我雖作了幾句，總也跟不上你的，怕寫上去被人笑話。」寶釵道：

「老姑太太，你少要謙虛，誰還來笑你嗎？」珍珠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別瞅著我，等我寫完了你再來瞧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怕我學了衛夫人的書法嗎？也罷，我去瞧瞧太太們再來。」

說著，轉身到來內房，只見太太正同月上在那裡說林姑老爺墳上的話。聽見月上道：「我再沒有不遵太太的命，就是這樣。橫豎太太只管放心。」王夫人見寶釵進來，說道：「我將林姑夫的墳墓托了月上，叫他就近照管，咱們每年送他幾兩修費，省得找人看墳終不妥當，倒不如他們總在這裡照應著，很可放心。」寶釵道：「太太的主意很是。咱們竟托了月上師兄，留下幾兩銀子，趕著將墳修理修理，兩邊的碑都要豎正。」月上道：「太太、奶奶只管放心，都交給我辦，總錯不了。」太太們正在說話，周家的進來回道：「酒飯都已齊備，請太太示下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就擺在禪堂裡罷，咱們飲著酒同月師兄多說會子話。」周家的答應，出去料理。王夫人問道：

「珍丫頭還沒有作完嗎？」賈蘭道：「四姑娘早作完了，對著詩在那裡出眼淚呢。」寶釵道：「珍珠這幾日吁鬱不樂，自言自語的只是歎氣，我也摸不著他是為什麼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且等到家後，慢慢的讓我勸他，這會兒也只好隨他。」月上笑道：

「難得太太、奶奶、姑娘、爺們到咱們這裡來，應該吃我的便齋，怎麼倒吃起太太的來？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什麼你的我的，今日本來也不專意到這裡來，真是無意相逢。等著下回來給林姑太太上墳，到你庵裡住幾天，再吃你的不遲。」

太太們走出禪房，見珍珠靠在香幾上一手托著腮，呆呆的瞅著那畫。大奶奶們走過來，笑道：「你怎麼出了神？」珍珠趕忙站起，說道：「題了兩句在上，甚覺不好，在這裡慚愧。」寶釵道：「少要謙虛，老姑太太你請開，讓我來領教領教。」說畢，將珍珠推開，高聲念道：

妙筆江村圖畫，禪房桂粟零香。年年風雨怨重陽，今年怨，另有斷人腸。夢裡銀瓶金屋，人間櫳翠瀟湘。當初今日兩茫茫，思往事，羞對菊花黃。

右調《江月晃重山》，珍珠題於雲巢禪室。

寶釵念完，點頭贊道：「使得。本來這題目難作，又要贊畫，又要傷妙玉之遭魔、

瀟湘之夭折，並自家的昔年今日，即景言情，此調包括殆盡，用意亦深，倒很可去得。真好孩子！

不枉我一番耳提面命的苦心。」珠大奶奶們都笑起來。平兒道：

「喝，真像個先生口氣！別在這裡講詩作賦的，太師媽等著吃飯呢！」

眾人一齊笑著走了過來。月上忙將單條依舊掛起。王夫人吩咐，擺上一張桌子，命賈環叔姪兩個，連月上俱依著次序坐下。丫頭、媳婦們伺候上酒上菜。王夫人吩咐道：「你們既要跟來逛逛，不必都在這裡伺候，只要兩個媳婦上菜，兩個丫頭斟酒足矣。餘下的都到客堂裡吃飯去，也去說說笑笑，舒服舒服。隔一會兒，再著四個人來換他們四個去。只是不許混瘋混鬧的，安靜些兒就是了。」眾家媳婦同大小丫頭們齊齊答應，慢慢的退了出去。

奶奶、姑娘挨次給太太敬了酒，彼此讓坐，對花飲酒。王夫人道：「大觀園若有這兩棵大桂樹，那年老太太中秋賞月時，還要添多少酒興。我自離金陵三十餘年，今日方見此君。」大奶奶們道：「本來這兩株桂花開的十分穠鬱，太太對此好花應該暢飲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今日坐中有飲酒不樂者，罰他對花飲一大鬥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太太出令，誰敢不遵？」寶釵道：「若是林姑娘在坐，他一定是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，烏睹其為快也。」王夫人們都不覺大笑。那伺候的兩個姑娘不住輪番上酒，兩個嫂子上菜。

吃了一會又上點心。王夫人看了，笑道：「這是雞豆糕，我多年不嘗此味矣。」大奶奶笑道：「內中除了寶妹妹，餘外的只怕都沒有吃過。」月上道：「會做這糕的，也就很少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什麼風味？咱們大家嚐嚐。」眾皆舉箸吃糕。珍珠剛嚼在口中，友梅眼快說道：「四姐姐，你那糕上有個大螞蟻。」珍珠趕忙將箸上半塊雞豆糕一看，果然有一個大螞蟻在糕上亂走。珍珠急將半塊糕丟在地下，又想口內一定也有螞蟻，趕著一吐，誰知噴了巧姑娘一身。丫頭、媳婦們趕忙過來收拾。

王夫人道：「我們吃的都是好好的，怎麼珍丫頭的糕上又有螞蟻？」珠大奶奶道：「在他們香積廚擱的常遠，這裡的螞蟻想來不很見過這樣東西，也要嚐嚐；又看上了四姑娘，要去親熱親熱，不知不覺被四姑娘咬在口裡。虧這一吐，倒落了個屍首，還算不幸中之大幸。」太太們忍不住大笑。珍珠笑道：「大嫂子也跟著寶姐姐學的會說韻話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且不要管大嫂子的韻話，我倒替你想了一聯絕好的故事，並不是罵你，將

來千古後，就是絕對的兩個古典。」珍珠道：「是兩個什麼古典」寶釵笑著念道：「楚莊王吞蛭愈疾，賈珍珠吐蟻殃鄰。」王夫人們聽了又哄然大笑。月上道：「今日之樂，很不減大觀園風景。」寶釵道：「各有佳趣，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也。」此時伺候的姑娘、嫂子們已經輪班過兩三次。

日已平西，漸漸涼風四起，落木紛紛。周家的進來回道：「外面起了風暴，恐要下雨，請太太示下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明日重陽，本來有個風暴，咱們趕著吃飯就走罷。」姑娘、嫂子們忙著上飯，太太們都不過隨便吃些，俱皆完結。姑娘們伺候著銀盂、淨碗漱了口，又皆更衣淨手，忙忙收拾，將剩下的菜果點心盡都給了徒弟。王夫人向大奶奶們將身上隨帶的銀子湊了三十兩，將十兩銀子給月上作香敬，「這二十兩銀子是給林姑太太們修墳種樹之費」。月上接了，再三拜謝。自此以後林如海的墳墓是雲巢庵照管修理，此話交代不提。

且說王夫人們謝了兩個徒弟，又賞老道幾百錢，拉著月上說道：「一江之隔不難相見，你可以常到我家走走。」月上眼圈一紅，說道：「當日我師徒們深荷太太慈蔭，豢養多年，今又同在江鄉，自必更邀福庇。惟是此間並無護法，要求太太做個山門之主，以此為府上家庵，我們住在這裡就有依賴。」王夫人點頭道：「這很使得。等我到家定有章程，再來叫你商議久遠之法。」月上聽了，領著兩個徒弟趕忙拜謝，又謝過奶奶、姑娘、爺們，對著平兒道：「二奶奶回船去先給我請璉二爺的安，等著到府上來再當面磕頭罷。」平兒聽說淚眼瑩瑩，未曾回答。寶釵笑道：「原來你尚不知，璉二爺同寶二爺一樣是你的貴同事，做了比邱公。」月上大驚，忙問道：「怎麼璉二爺也出了家？這又是那一股子勁兒？」寶釵道：「說也話長，等著你到咱們家來再細細的對你說罷。」月上不勝歎息。

王夫人們走出禪房，來到桂花樹下，因此時風起，滿地鋪金。抱琴對珍珠道：「六姑娘見外兒去了，回聲太太等他一等。」珍珠道：「你快去瞧六姑娘，等著同來。」抱琴聽說，飛跑去了。王夫人道：「你叫抱琴去找什麼？」珍珠道：「六妹妹在後面還沒有來呢。」月上笑道：「剛才我到墳上來，看見六姑娘很像我師父，瞥眼瞧見嚇人一跳，幾乎要叫錯。細瞧了一瞧，比師父矮小的多著呢，舉止行為越瞧越像。」寶釵笑道：

「他是我的表妹子，從小兒瞧他大的，後來瞧見你師父倒有些像六姑娘。你今日又說六姑娘像師父，到底不知誰像誰？世上人像的多著呢，也沒有什麼奇忒，你問問太太，咱們眼睛裡常常看見像這個像那個的，誰有工夫去理會呢！」

正說著，只見友梅領著兩個丫頭，自己手裡抱著一個花鐏，笑嘻嘻走來，對著月上道：「你房裡房外的東西，我也有喜歡的，也有不喜歡的，只有你屋裡的這花鐏我十分心愛，你且借給我回去插插花兒，等著你來看有心愛的東西，咱們再換。」月上道：「換什麼呢？送給六姑娘就完了。這是我師父最得意的一個定窯鐏，這裡面不插別的花卉，單插個蘭、梅、松、菊這四種花木，輕意不叫人手摸，供在自己屋裡，十分愛惜。今日六姑娘中意他，這也是緣分，就送了姑娘。」友梅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謝謝，等我找點別的報你罷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家裡各樣花瓶兒還怕少了寶，你既要他，等明日找兩個還他罷。」月上笑道：「連太太都說起這話來，還個什麼呢。」太太們說著已來到山門口，家人、小子齊齊伺候。王夫人們辭了月上師徒，紛紛上轎。正值風勢甚緊，陰雲布合，滿空落葉撲面迎頭，一片松濤驚心振耳。此時，這些抬轎的放開腳步奮力疾行，剛剛趕到碼頭，那雨已傾盆而至。眾人趕忙將太太轎子抬上船頭，扶著下轎。王夫人隨即吩咐：「風雨甚大，各位奶奶、姑娘及一切眾人，都各回本船，不必過來。」又叫重賞各轎夫人等。眾家人一齊答應，冒著大雨將各位奶奶、姑娘們都送下艙去，那些丫頭、媳婦們沒有一個不淋的渾身透濕，這是各人願意去的，所以無人報怨。因太太吩咐，落得各船早睡。只有寶釵、寶月、珍珠三人，聽一宵風雨，傷了無限的心情，直到夜色將闌，雨收風散。

王夫人也是一夜未曾合眼。聽見船上打起開船鑼，忙著守夜的媳婦們去叫林之孝同周瑞進艙說話。媳婦們去了一會，領著他兩個走到中艙站住，媳婦們進房艙回道：「林之孝、周瑞請太太安。」王夫人吩咐將帳子放下，叫他兩個到房艙門口，先對林之孝說道：「我領著奶奶們要到金山還願，耽擱一日；還到鎮江祝府上去，只怕也有一兩天耽擱。我叫環哥兒、蘭哥兒同你帶著家人男女們都先到家去料理一切，只留下三位奶奶同我的四號船，餘外的十三號船一箍腦兒先去，不必等我。環哥兒們年輕，全仗你作主照應。桂老爺若在金陵，想來也住在咱們家裡，你們到家後，凡是桂老爺合家一切飯食，咱們家備，別要桂老爺花一個錢。等你們將行李搬完，料理妥當之後，著個人到方山去，對管墳的說我回來了，叫他將各墳上打掃收拾，我到家三日就去上墳。還有些遠族老親，也要去通個信兒。找著一兩家，叫他們開個細單子，是某支某派、某親某戚、某輩某人，現在住居年歲，作何事業，必要細細開個親族兩單。這些事環哥兒們全不知道，你是我家三代老人，細知底裡，就有人來冒認親族，你是瞞不過的。我這會兒也說不了這些，不過說些大概。你去想著辦罷。再者，你將銀子盤費提出一千兩送過去交給珠大奶奶，你就對蘭哥兒說，叫他同三叔叔先回去。

派周瑞在我船上，再留下幾個，餘外的先去。周瑞先到金山去，對寺裡和尚說，叫他明日請三十六眾僧人，拜一天水懺，夜間臨江施食。這是我當年進京時許下的願心。明日還願，後日早間到祝府去。你到大奶奶船上領五十兩銀子，先到金山叫和尚們趕著去辦。你們兩個都依著各人各去料理。」林之孝們連連答應道：「奴才們遵著太太吩咐去辦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很好。官艙裡叫環哥兒起來，將行李搬過船去。」

此時，賈環聽見太太說話，也就趕著起來，忙忙梳洗完畢，走進房艙，在帳子外給太太請安。王夫人又吩咐一遍。正說著話，賈蘭也過來請安，回太太道：「林之孝送過一千兩銀子去，交給母親收點明白。周瑞領了五十兩去。孫兒的行李已搬過船去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很好，你同三叔叔到家先給我料理妥當。凡有說話都已吩咐林之孝，你們照著去辦。這些原是你們之事，何必要我當心。」賈環叔姪兩個連聲答應。那些家人們來搬三爺的行李。王夫人道：「要開船了，你們去罷，我也不過遲三四天就到家。」

賈環叔姪辭過太太，到各位奶奶船上都致意先去的說話。

林之孝領著大小家人叩辭太太、奶奶們，又是林大奶奶領著眾人媳婦、姑娘們也在各船辭過，這才一齊開船離了揚州，望著江口而去。

此時，離金陵不遠，人人盼著望到家。內中只有珍珠一人，他的心裡大不快活。這是何故呢？只因他是個細心人，早已將前後之事週身打算。他想道：「當初寶玉出家之後，何不跟著寶釵直到於今，豈不完美！我同寶玉是何等樣的情分，後來失足之事，這是我負了寶玉。於今又蒙太太不計前情，認以為女，同至金陵，與太太相依為命，設或太太有個長短，我將來靠著誰呢？前已一誤，豈可再誤！」於是，左思右算，竟想出一個收梢結果的道路來，再三斟酌，主意已定。一早起來梳洗完畢，走到寶釵牀邊，將他叫醒，寶釵也因一宵不寐，剛欲目蒙目龍睡去，又被珍珠喚醒，問道：「你大早的起來幹什麼？」珍珠笑道：「一夜未曾合眼，並無倦意。快要開船，起來看看野景。」正在說話，有個嫂子來回寶二奶奶同四姑娘說：「環三爺同蘭哥兒領著十三號船先回金陵，過來辭行。」寶釵、珍珠、寶月道：「對大爺們說，沒有起來，回家再見，諸事小心保重。」回事的嫂子答應，出去回覆兩位爺們。接著就是林之孝夫妻兩個領著派去的男女眾人都來回過。聽著各船鳴鑼開船。寶釵起來梳洗完畢，那船早已過了揚州。

是日正是秋風瑟瑟，細雨濛濛。晌午錯些已出瓜州江口，十三號的船就在那裡分路。林之孝站在船頭上，遠遠招呼這邊爺們小心伺候，又吩咐船家些說話，四號船上家人、

水手，絡繹不絕答應。看那十三號船乘著順風，竟往金陵而去。這裡四號大船不多一會已到金山，將船灣住。太太同大奶奶兩號居中，璉二奶奶的船在左，寶釵之船居右。水手們將船聯住，下了梢錨，因為風大浪湧，每船加橛。

寶釵、珍珠坐在窗口，望那江水滔滔，忽高忽下；江心裡往來船隻，擊浪衝破，時遠時近。寶釵歎道：「我們宴處深閨，那裡知風波之險？」珍珠笑道：「看破生死輪迴，即身入洪濤巨浪間，不啻蓮花世界。」寶釵點頭道：「其說有理。咱們過去見過太太，回來同你各作一篇長歌，以寫此江景。」珍珠笑道：「我早知道你詩興勃勃，我心裡已經有一篇長別歌，正要打諒著請教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別混說！太太最忌諱這些字眼。請罷姑太太，你說著說著就沒有溜兒。」珍珠笑著站起身來，同寶釵、寶月走出艙去。

這船上兩個家人是鮑忠、染貴，站在船頭伺候。丫頭、嫂子們扶寶二奶奶同四姑娘走上船頭，剛才走過大奶奶那邊船去，只見湯順的媳婦抱著那三歲小兒子四喜兒站在後梢。那孩子因珍珠喜歡，常常抱他，因此瞧見四姑娘，他趕著不住嘴的叫喚。

珍珠站著用手招他，引的那孩子越發著急撲著要抱。珍珠對寶釵道：「這會兒又不下雨，你在這兒站一站，等我到後梢去抱一抱，省得他急的要哭。」說著，就往靠船的這邊趕塘上走，到後梢將四喜兒抱了一抱，趕著就交給他媽，說道：「我見過太太再來抱你。」一面走出右邊後梢門，往靠江的趕塘上就走，湯家的連忙叫道：「四姑娘！走這邊去。」珍珠口裡答道：「不怕！」那身子早已走上趕塘，只聽見」撲通」一響，滿船的男女只叫了一聲」哎呀！」正是：

玉骨已同秋水白，芳容常共曉風寒。

不知珍珠的香軀可能打撈起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